目录

小明王自入瓮中　朱元璋借势立威
杀人为掩过　巧用替罪羊
重耳错用人才　勃鞮头须献策
误杀难消过错　赐杖暂抑臣心
遭人陷害身将死　智臣相救乃还生
君敬贤爱将　臣赤胆忠心
他人有难当助　自己危急得援
臣不孝险丢命　君展羽保平安
保亲亦为己　权稳根底深
皇帝跟前美言　太监出手救官
直谏激怒太守　幸有机智彭佾
能吃苦善经营　历五朝做高官
桓公好田好色　管仲容庸容恶
投上所好捞权位　排除异己保富贵
为国谋削藩　平乱错被杀
奇货可居巧经营　名利双收有权势
谨言急流勇退　拉帮收买人心
父为酷吏遭人算　子能谦退保家宠
赵绰耿直严执法　文帝相面阻升官
韬光晦迹苦费心　投主所好成权臣
投上所好成总管　八面玲珑当红人
立大业为旨　结众生可成
娇爱妾受辱　楚庄王保臣
简子弃骡救人　胥渠舍命攻坚
孟尝破财纳贤　宾客谋策以报
廉颇负荆拜相如　将相和睦扶社稷
五百黄金买白骨　天下能士聚堂前
刘邦遇劫无险　党援出手有救
汉武帝爱才　霍去病拼命
善收揽人心　得久安其位
拓跋以能选贤才　赵黑不负知遇恩
今朝有利结为友　明日无益变成敌
推心置腹待臣　誓以忠诚报君
孙刘联合壮威　曹操孤立失势
凡事包容心亦坦　少树政敌月可攀
孤军奋战遇险　联合他手破敌
唯贤不避朋党　任人不计亲疏
图谋倚结党　杀敌靠联朋
招天下之贤　集大众所思
盘根错节官系网　连丝搭扣稳升迁
八面树敌害国　多行不义自毙
皇帝凶狂　宠臣谋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诗文讥明经　文人互相轻
不计前嫌免人过　工于心计建大业
庞涓妒才害故友　孙膑身残志更坚
贾复护短强寻衅　寇恂忍让避祸端
小事显大节　两国结好合
景祖存大度　感动叛逃人
刘邦登坛拜将　韩信竭诚报君
魏文侯成霸业　众贤才建奇功
康熙识英才　施琅收台湾
平原君荐干将　赵奢破秦军
赵王知人委大任　蔺相如使秦不受辱
廷争难为宫　中庸好做人
创江山展出奇计　保地位善谋多断
外清内谄史留名　左右逢源保自身
改换衣襟事上　迎合口味举人
犹疑不纳良言　刚愎一意孤行
车丞相得福　田千秋逢源
为官不谋政　持禄只取容
耽于利禄胡伯始　锐于保身公台郎
任你风云变幻　我自高踞相位
武则天委以重任　娄师德“唾面自干”
男子无才也是德　左右逢源万里行
两家同为权贵　不可靠及一方
武安君触犯龙鳞　秦昭王斩草除根
改革岂靠权贵　求官何须认亲

正 文

小明王自入瓮中　朱元璋借势立威

元末农民起义中，群雄割据，其中以朱元璋、陈友谅和张士诚较为强大。他们都想吃掉对方，称王称霸，因而互相攻打。

1366 年 5 月，朱元璋受到陈友谅和张士诚联合一起对其应天的两面夹攻。在双方正进行一场血战的险恶形势下，江北形势骤变。小明王韩林儿和刘福通派出的三支北伐军，遭到元军反击而惨败。小明王退兵安丰后，张士诚却派大将吕珍围攻安丰，情况十分危急。小明王多次派人向朱元璋征兵解围。这天，朱元璋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派兵解围问题，会上议论纷纷，有的说：“我们正和陈友谅血战，自己还顾不了，若分兵北去，陈友谅乘虚进攻，那我们岂不是进退无路了？”有的说：“救出小明王对我们会有什么好处呢？不是平添一个顶头上司管制我们吗？”众将都反对派兵，连军师刘基也坚决不同意。朱元璋这次力排众议，阴险地对大家说：“我自有安排！”他毅然派兵去救安丰小明王。

朱元璋为什么愿冒此风险？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其实，狡猾奸诈的朱元璋自有他的鬼算盘。他认为安丰是应天的屏障，安丰失守，自己的应天就暴露在敌方攻击下，救安丰就是保应天；至于小明王，他在红巾军和劳苦群众中影响最大，有号召力，是一面旗帜。他

朱元璋尊小明王为主，打他的龙凤旗号，一来是利用小明王影响，争取人心，二来，敌方打击的矛头首先冲着小明王，是为了实现他今后的更大图谋。于是，他亲自率军北上，杀退吕珍，保住了安丰。小明王对朱感激零涕。朱元璋乘胜回师，和陈友谅在鄱阳湖经过一场激战，陈友谅兵败身死。朱元璋获得大胜后，打着小明王的旗帜，又被封为吴国公。此后，他要利用小明王的旗号，达到更大的目的。

安丰战后，朱元璋决心把小明王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先把小明王迎到滁州。在滁州给小明王建造了巍峨的宫殿，安排了威武的銮驾仪仗、丰厚的食物和华丽的服饰。小明王本来对朱元璋已是感激不尽了，对滁州这样的安排，使他由感激简直发展到感恩了。他哪里想到，朱元璋迅速安排亲信，对小明王实行封锁、隔离，甚至把侍奉小明王的宫中人员全部换上自己的部下。从此，小明王的一切，统统在朱元璋的掌握之中。

1364 年以后，朱元璋节节胜利，兵多地广，他野心大发，干脆取消小明王给他的吴国公封号，自立为吴王。朱元璋觉得小明王已无多少利用价值，而且越来越成为绊脚石。朱元璋想：“有小明王在，我永远是个臣子……”于是策划了借刀杀人的诡计。不久，朱元璋派专使到滁州晋见小明王。专使在朱元璋的指使下，对小明王说，朱如何关心小明王的身体、生活，如何日夜企盼与小明王在一起，又如何在应天已作好准备，迎接小明王回驾应天等等。小明王听得心花怒放，他感到朱元璋安排如此周到，如此忠心，真是难得的忠良！他满口答应下来，准备回应天过皇帝的安乐日子。

小明王准备停当，高高兴兴坐上了专使派的船，向应天迸发。行进中，江上风平浪静，小明王兴致勃勃地站在船头观赏水天景色。突然，船身一震，颠翻在江中，小明王及随侍宫女掉进江中，全部被淹死。临死时，小明王还念念不忘感激朱元璋的迎驾之德呢，他哪里知道是朱元璋的密令害死了他。

朱元璋接到小明王淹死的消息后，为掩人耳目，把船工斩首示众，还假惺惺地痛哭了一场。其实他正在庆幸自己的阴谋得逞。两年后，1368 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大明，用奸诈欺骗手段，实现了其称帝的野心。

杀人为掩过　巧用替罪羊

西汉文帝时，淮南王刘长因密谋勾结闽越、匈奴造反，被汉文帝召到长安后逮捕。经审核，淮南王罪行确凿，当处以弃市极刑。汉文帝接到案件审理结果后，为了显示其统治的宽柔政策，同时，念刘长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就决定将刘长死罪改为削去王爵，发配到四川。汉文帝的本意只是想借此教训一下淮南王，让他有足够的思悔时间，如果刘长能在途中有悔过的表示，这样，可以将刘长重新召回。所以，刘长虽是囚犯，但并没有派真正的差役在后面押解，并且，还允许他携带后宫少女几十人同行。但这些宫女们很快被刘长赶跑，他不愿意这帮人跟他到“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去受罪。

刘长是一个脾气刚烈、野心勃勃的人，他为自己的造反计划没有能实现而恨恨不已。现在他已是阶下囚、笼中鸟，任人宰割，同时他又觉得汉文帝不处死他而是把他发配到四川，实际上是在有意折磨他，比死还难受。所以，他愤恚绝食，死在车上。原来，刘长所坐的缁车只是加了封印，沿途官员知道车中押的是皇帝的弟弟，也就不去开封，只是简单地验一下封印，就向下一站发送。当车子到达雍县(今陕西凤翔县南)时，县令大着胆子启封验看。这一看不打紧，县令发现淮南王早已死在车上，吓得急忙向上级机关汇报。至于刘长何时而死，则不得而知。

汉文帝闻知消息后，龙颜大怒，他害怕这一来，自己要担上个谋杀亲弟弟的罪名，这对他的统治将会造成极大妨碍。为了洗刷自己，汉文帝立即下令，将雍县以前的沿途各县级长官全部杀死弃市，罪名是因为他们不启封送食问候，导致刘长饿死。这帮县吏统统成了汉文帝的替罪羊。

尽管如此，这帮替罪羊也没能减掉汉文帝杀害弟弟的恶名，几年后，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三国末年，曹魏政权已大权旁落，司马氏已牢牢地控制政权。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接替了父亲的职位。司马师为人阴险狡诈，魏少帝曹芳对其行为强烈不满，便找来心腹李半、张缉、夏侯玄等人商量，要他们帮助自己夺回司马师的兵权。谁知风声走漏，司马师抢先下手，把几个参预谋划的人给杀了。正元元年(公元 254 年)，司马师又逼迫皇太后废了曹芳，另立曹髦为帝。

一些地方官原本就痛恨司马氏，当魏少帝被废后，更是义愤填膺。正元二年(公元 255 年)，镇东将军毋(guan)丘俭、扬州刺史文饮乘机率兵讨伐司马师。司马师率兵前去抵御，途中疾病发作，又派人火速进京，把留守在京城的司马昭召来，把兵权交给了他。司马师病死于许都。司马昭率兵打败了毋丘俭、文饮，这样，司马氏的军权转到了司马昭手中。

司马昭掌权后，在朝中飞扬跋扈，比司马懿、司马师更专横，当时就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说法，他一心想代曹魏政权而立。

魏帝曹髦再也忍受不了司马昭的专横，决心不当空头皇帝，要同司马昭进行抗争。一天，他召来尚书王经、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愤愤地对他们说：“司马昭篡夺帝位的野心已经无人不晓，我也不能坐以待毙！我希望你们能鼎力帮助我，誓死从司马昭手中夺回政权！”

谁知王沈、王业早已不把曹髦这个傀儡皇帝放在眼里，不但不帮忙，反而把消息通报给了司马昭。司马昭忙派亲信贾充领兵作好准备。

曹髦见事已败露，决心来个鱼死网破，亲自率领宫中的禁卫军和侍从太监等，前往攻打司马昭相府。他手持宝剑，站在车上高声喊道：“天子亲征有罪之人，谁敢抵抗就杀了他全家！”

贾充率领军队狙击曹髦，听了曹髦的喊声后，鉴于曹髦的“天子”空名，贾充还是暂停了下来。这时，骑督成停的弟弟成济问贾充：“事情不妙，你看怎么办？”

贾充大声喊到：自古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司马公平时养着你们，正是为了对付现在这种局面。今天的事情怎么办，那还用问吗？”

成济听罢，挥戈上马，直冲过去。曹髦的“乌合之众”给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怔住了，一时不知所措。说时迟，那时快，成济手持长矛猛向曹髦刺去。曹髦没想到这小子果然真的下手，招架不及，矛头已从前胸刺进，又从后背透出，跌下车来。可怜一代帝王，刹那间就魂归西土了，整个宫廷军队顿时作鸟兽散。

事发后，司马昭不免有些害怕，他一面装出悲痛欲绝的样子，为曹髦料理后事；一面召集大臣们商议如何平息众怨。尚书仆射陈泰提议：“现在，只有杀了贾充，才可稍慰天下人心。”

司马昭沉吟半晌，觉得贾充是自己可靠的亲信，日后还有大用，于是，让陈泰处罚一个次一等的人。陈泰顶了一句：“只有处罚更高一等的人，没有再次一等的人了。”最后，把成济的兄弟作为大逆不道的首犯给诛灭九族，以此等“替罪羊”来平息民愤。随后，司马昭另立年方十五的曹奂为魏帝，继续进行窃国大盗的勾当。

唐高宗李治是一个性格懦弱的国君，武则天对此十分了解。在没有得势的时候，武则天对李治可以说是百依百顺。当形势来了个 180 度大转变后，唐高宗事事都要受治于武则天，高宗对此十分不安。决心寻机会整治一下武则天。

不久，太监王伏胜告发宫中有人行“厌胜之术”。高宗听后，认为这是整治武则天的极好机会。高宗密召大臣商量，上官仪大胆提出：“皇上如不及早废黜武后，日后诸事恐更加难办！”高宗一听，说道：“爱卿之言正合朕意”，即刻命上官仪起草诏令。

谁知消息很快走漏了出去，武则天立即到高宗面前撒娇耍赖，又是哭又是闹的，晚上又

下足媚劲侍候高宗。李治在武后的软硬兼施下，很快取消了原先的念头，武后顿时破涕为笑，多云转晴。

性格懦弱的李治又害怕武则天心存怨恨，便又讨好地说：“我本来是没有这个念头的，都是上官仪这家伙出的馊主意。”

武则天不听则已，一听就怒火中烧，暗暗咬牙切齿，要找上官仪算帐。

从那一天起，武则天就开始唆使许敬宗诬告上官仪有谋逆罪行，这样，不仅处罚了上官仪，还很快处置了一大批与上官仪关系密切的大臣。在这场“倒武”运动中，上官仪等人成了道道地地的替罪羊。

唐玄宗时，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在朝廷中也十分有权势，有一大批高级党羽尾随其后，对唐玄宗，起着极大的制肘作用。由于唐玄宗此时还羽毛未丰，一时也拿太平公主没办法。

过了一段时期，唐玄宗的亲信、宰相刘幽求同羽林军头目张帏密谋，要用羽林军来诛杀这批政敌。谋划已定，他们将整个行动计划向玄宗作了汇报，玄宗很快同意了他们的计划。

谁知张帏沉不住气，计划刚刚定好，就得意忘形起来，过早地把消息泄露了出去，引得满朝文武大臣人心惶惶。

唐玄宗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大为惊恐，叫苦不迭，想不到张帏这帮人这么不能成事。此事搞不好，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帝王位置，因为太平公主很有可能利用这件事把他搞下去。于是，为了笼住人心，迷惑太平公主，唐玄宗反咬一口，揭发刘幽求等人离间骨肉，扰乱朝政，把刘幽求、张帏等人下了大狱。唐玄宗终于用“替罪羊”为自己解脱了政治危机。

曹操在有一次领兵打仗的行军途中，军粮遇到了严重危机，如果让士兵知道，那就要影。向整个部队的战斗情绪，造成人心涣散。曹操就将管理粮食的军吏召来，问他有什么解决办法。那个军吏说：“可以用小斛来分粮，估计这样，可克服眼前难关。”曹操说：“这个主意好！”就让那个军吏付诸实施了。这一秘密很快被将士们发现了，军营议论纷纷，纷纷指责曹操在有意欺骗将士，克扣军饷。本以为可以稳定部队情绪的，谁知这一来更加坏事。曹操为了推脱罪责，安抚军心，就对这位负责粮食的军吏说：“借你一只头颅，以压众人之心。”下令将军吏斩首。且将军吏的首级挂在营中，进行示众，旁边还写有六个大字：“行小斛，盗官谷”。这一来，军心遂安定下来。可怜这个管粮食的军吏，成了道道地地的替罪羊。

重耳错用人才　勃鞮头须献策

太常卿韦挺曾上书陈奏朝政得失，太宗给他回信说：“你所的奏章，都是忠恳正直之论，文辞通畅，道理深刻，读后甚感欣慰。”

“以前齐桓公在齐国争夺王位，夷吉对他有射钩之罪；晋文公在蒲城之役(公元前655年，晋国发生内乱，晋文公重耳，当时住在蒲城，晋献公派寺人勃鞮率兵攻蒲城，重耳逃时，勃鞮挥剑斩断了重耳的衣袖。后重耳在晋国继位，是为晋文公，寺人勃靶向晋文公投诚，晋文公不记当年蒲城‘斩袂’之仇，收纳他，勃疑向他告密，使晋文公避免了一场焚身之祸)，勃疑对他有斩袂之仇，而齐恒公对管仲信任不疑；晋文公对勃疑也待若故人。难道这不是因为桀犬吠尧，各为其主，对主上忠心不二的表现吗？”

“你对我的深情和诚心，可以从奏章中看出。其能够始终保全你的节操，就能在史册上永保你的美名；如果半途而废，岂不可惜？要善始善终，为后人做出好榜样，使后人看今人，犹如今人看待古人一样，不是很好么！我近来好久不曾听到有人批评我的过失，未曾看到有人指出我的缺点，有赖你竭尽忠恳，屡进嘉言，用来滋润我的心田，吾心之快慰，一言难尽！”

误杀难消过错　赐杖暂抑臣心

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被封为吴王。刘邦召见他时，发现他长得隆鼻深目阔嘴，一副桀傲不驯的样子，暗自忖度道：“这小子一脸反相。”有点后悔，可授封的诏书已经颁布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也无可奈何，只是拍着他的肩背说：“ 五十年以后东南要出大乱子，准是你挑起来的。如今天下一家，你千万不要谋反 ！”

刘濞叩头说：“ 臣儿不敢。”

他的封国在现在江浙一带，这里有铜山，可以铸钱；濒临大海，可以煮盐，因此，非常富有。刘濞因富生骄，谋反之心便萌发出来。

刘邦死后，即位的汉文帝刘恒，从辈份上说，与刘濞为叔伯兄弟；从年龄上说，比刘濞还要小，刘濞不大把他放在眼里。按照当时的礼仪，他每年春秋两季，都应该到京师来朝拜皇帝，可他妄自尊大，从不亲自来，而让自己的儿子刘贤来代替。

有一年，刘贤奉父命来京后，汉文帝派了皇太子刘启来陪伴。两个人都在少年，倒也能够玩在一起。一天，两个人下棋，刘贤棋高一着，连赢两局，不免得意忘形。皇太子刘启十分恼火，偏偏第三局又走错了一步，便要悔棋，刘贤年少好胜，硬是不让，双方争执不下。在一旁观棋的刘贤的随从自然向着自己的主子，竟同皇太子争吵起来，出言多有不恭。试想皇太子何曾受过这种奚落，一时怒起，提起棋盘向刘贤掼去。谁知他出手太重，不偏不斜，结结实实砸在刘贤的天灵盖上，顿时脑浆迸出，当场毙命。

汉文帝也觉得自己的儿子太莽撞，便厚殓了刘贤，派人护送灵柩回吴地归葬。悲愤异常的刘濞拒绝接受灵柩，说道：“ 彼此同宗同姓，既然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得了，干什么非要运回来 ！”

从此，刘濞对朝廷更加不敬，春秋两季，已无儿子可以替代，他依然不肯入朝，只是派了名使臣来敷衍一下。刘濞傲慢无礼，令汉文帝也十分恼火，扣留了刘濞的使臣，并要治他一个大不敬之罪。有人劝解道：“ 怨仇宜解不宜结，陛下追治太急反而不好，还是捐弃前嫌，重新和好吧 ！”

汉文帝一想，本来自己这一方面也有过错，杀了谁的儿子谁不怒？也觉得应以和解为是，可是，怎么和解才好呢？汉文帝决定免去刘濞的入京朝拜，同时，赐他以 “ 几杖 ”。

所谓 “ 几杖 ”，便是木几和手杖，这是古代对老人的馈赠之物。古人席地跪坐，无所依凭，年轻一些的，尚可坚持，年纪大了，便挺不住了，有了个木几，可依可靠；而手杖，自然是用来帮助老人行路的。古人以这种馈赠，作为敬老的一种表示。刘濞此时已是老年，汉文帝以此相赠，不只表明不再追究他的不敬朝廷之罪，更显示了一种关怀。

汉文帝这一招果然见效，缓解了与刘濞的矛盾冲突，抑制了他的反叛之心。

遭人陷害身将死　智臣相救乃还生

齐襄王时(公元前 283～265 年在位) ，相国田单和他的助手貂勃尽心竭力地辅佐齐襄公。齐襄公身边有九个贴身宠爱的大臣，因嫌田单碍手碍脚，总想陷害田单。他们见田单的助手貂勃，为人机敏，便想先设法除掉貂勃。他们对齐襄王说：“ 过去燕国乐毅侵犯齐国的时候，楚顷襄王曾派遣将军淖齿率领一万军队支援齐国。如今齐国已经安定了，为什么不派遣一名使者出使楚国向楚王表示感谢呢？ ” 齐襄王说：“ 你们看我身边的人谁可以去？ ” 他们故意说：“ 貂勃能言善辩，可以出使楚国。” 齐襄王便派貂勃到楚国去了。

貂勃到了楚国之后，向楚顷襄王献上礼物，感谢楚顷襄王曾派兵支援齐国。楚王接受了礼物，摆下丰盛的酒席款待貂勃。貂勃在楚国住了许久也没有回到齐国。他们便乘机在齐襄王面前说貂勃和田单的坏话，他们对齐襄王说：“ 貂勃这个人，留在万乘大国楚国不回来，不知是何居心，这岂不是他仗着田单的势力才敢这么干吗？ ”

齐襄王听信了谗言，开始对田单有所不满。他们又进一步陷害田单说：“ 大王与田单，是国君与大臣的关系，安乎君却居功自傲，没有臣子之礼。他在国内团结百姓，安抚百姓之心，赈济穷困的百姓，在百姓中广布他的恩德；在国外他安抚戎狄，联络天下各国的贤人志士，暗中勾结列国诸侯中的英豪俊杰，这些都是田单想进行反叛的证据。希望大王好好了解

一下。”

齐襄王对这九个宠臣所说的话深信不疑，心中非常恼怒田单。不问青红皂白，便命令田单听候处理。过了几天，齐襄王又命令左右说：“把田单给我叫来！”直呼田单的姓名，以表示对田单的愤怒与轻视。

田单诚惶诚恐，脱下帽子，光着脚和膀子来到襄王面前，听候处理。齐襄王愤怒不已，当面斥责田单。田单无奈，请求襄王将他处以死刑。襄王听罢，便吩咐左右将田单带下。过了五天，襄王又命人将田单带来，教训田单说：“你没有得罪我，我只是希望你懂得上下有别，你行你的大臣之礼，我行我的国君之礼罢了。”襄王虽然没有处理田单，却处处表示出对田单不信任，田单处处遭到了襄王的冷落。

貂勃出使楚国回来以后，对田单如今的处境气愤难平，便佯装不知前来晋见齐襄王。齐襄王大摆酒宴，款待貂勃，亲赐貂勃美酒。两人正喝得高兴的时候，齐王当着貂勃的面，想羞辱一下田单，便命令左右说：“把田单叫来！”貂勃见齐王如此轻视田单，马上离开座席，以头叩地，向齐王跪拜了两次，对齐王说：“大王怎么能说出这种亡国的话呢？您跟周文王相比，怎么样？”齐王说：“我不如周文王。”貂勃说：“对，臣确实知道您不如周文王。周文王以下，您跟齐桓公相比，怎么样？”齐王说：“我不如齐桓公。”貂勃说：“对，臣确实知道您不如齐桓公。周文王得到吕尚，尊吕尚为太公，遂灭殷，统一天下；齐桓公得到管仲，尊管仲为仲父，遂霸中原。如今您得到田单，却直呼其名‘单’。请大王认真考虑一下，作为人臣建立功业，有谁能和田单相比呢？大王对建有大功之人非但不尊重，反而一个劲地叫‘单’，哪里来的这些亡国的言论呢？当初，您不能守住先王之业，使得燕人起兵偷袭齐国，将齐国夷为一片废墟，您跑到城阳(今山东莒县一带)的大山之中躲避起来，田单却凭借一座惶恐不安的即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小城抵抗燕军。即墨之城，内城方圆三里，外城方圆五里，地方很小，城中仅有老弱病残战士 70 阊人，田单依靠这些微薄的力量，数出奇计，大败燕军，活捉了燕将骑劫，一举将燕军逐出境外，收复了齐国的千里国土，这都是安平君田单的功劳。当此之时，安平君如果自己称王，天下人没有谁能够阻挡。但田单考虑问题总是遵循正确的道路，处理问题总是以正义作为目标，他认为自己称王是不行的，所以才修建栈道木阁到城阳山中去迎接您和王后，这才使大王回到了齐国，才能够治理百姓。如今齐国已经安定，百姓也已经安居乐业，您却直接呼叫‘单’了，即使是一个婴儿也不会这样考虑问题，更何况大王您呢？您应该立即杀死那九个陷害田单之人，来报答安平君，否则的话，国家就危在旦夕了。”

齐王被貂勃这一席义正词严的话，说得无言答对，认识到自己身边的九个宠臣，实为奸佞之徒，于是，下令杀死了这九个坏人，并且驱逐了他们的家属，又把夜邑(今山东掖县)万户赠赐给安平君。

君敬贤爱将　臣赤胆忠心

孙权刚刚即位时，辅佐他的老臣中有个叫张昭的贤士。张昭为人忠诚耿直，孙策在位时与张昭关系很是亲密，和老朋友一样，文治武功等大事，几乎全由张昭处理。

由于孙策刚刚去世，孙权心情悲痛，没有立即主持政事，张昭就直言相劝说：“您作为继承人，承担前人未完成的大业是最重要的，现今世上大乱，群盗遍地，您怎么能卧床哀伤，和平常人的感情一样呢？”

孙权听了张昭的话，觉得很对，便节制悲伤，由张昭亲自扶鞍上马，列兵操练，主持政务了。

孙权喜欢打猎，经常骑马射虎，有时老虎竟然会冲向孙权，孙权吓得趴伏在马鞍上。张昭见了神色大变，立即严厉地对孙权说：“将军作为君主，责任是驾御英雄、驱使群贤，怎么能在原野上驰骋，与野兽较量呢？万一发生不幸，岂不让天下人讥笑吗？”

孙权马上向张昭道歉说：“在你面前，我很惭愧。我年轻，考虑事情不够周到，请你经常提醒。”

有一次孙权在武昌，为庆祝战斗胜利，摆了酒宴。他自己不但喝得酩酊大醉，还让人用酒水泼洒在群臣身上，取乐说道：“今天要痛痛快快地喝，喝得醉倒在地上才可罢休！”

张昭见孙权如此放纵，一言不发，也不喝一口酒，神色严肃地站起身，走到外面去了。

孙权派人找回张昭，说：“我只是高兴，与大家一起作乐，你为什么发怒啊？”

张昭回答说：“以前殷纣王爱喝酒，酿酒的糟粕堆积成山，以酒为池，痛饮达旦，他也认为这是乐事。”

孙权听了张昭的斥责，沉默不语，面带愧色，立即宣布结束酒宴。

孙权敬畏张昭，他常说：“张公贤德忠心，我与他谈话，从不敢随便乱说。”

张昭 81 岁去世，孙权身穿素白丧服亲往吊唁。

吕蒙是孙权手下得力的干将，不但勇敢，且有智谋，在他决策的军事行动中，都表现出绝妙的计谋。孙权极其爱护这位将军。

吕蒙活捉关羽、平定荆州之后，被孙权任命为南郡太守，封为孱陵侯，赏赐钱财 1 亿之多，黄金 500 斤。吕蒙推辞不受，孙权坚决不答应。

但是，册封爵位的行文还没有颁布，吕蒙的旧病发作。孙权听说后，异常着急。

当时，孙权正在公安(今属湖北省)，就立即把吕蒙接到自己的宫殿中，想方设法给他治病。还贴榜召募名医，说谁能治愈吕蒙的病就赏给黄金千两。

有个医生采取针灸的方法给吕蒙治病，孙权在一旁常为他受到病痛的折磨而难过落泪。

孙权为了能经常观看吕蒙的面色，但又怕吕蒙为迎接他受到劳累，就在室外悄悄地通过墙上的洞眼察看吕蒙的病情。当他见吕蒙稍微能吃下一点饭菜时，就高兴地与身边侍从又说又笑；如果发现吕蒙吃不下东西时，就愁容满面，唉声叹气，晚上牵挂得睡不着觉。

有一阵儿，吕蒙病情好像有所好转，孙权高兴得破例宣颁赦免令，请大臣们前来庆贺。吕蒙的病情愈来愈重，孙权每天请道士在星空下为其祈祷，并亲自守护在吕蒙的病榻前。

吕蒙患的是不治之症，终于去世。孙权极其悲哀，穿上素白丧服为吕蒙守灵，很多日子不思饮食。

孙权为吕蒙修筑了很好的坟墓，还安排了 300 户人家为死者守墓。

他人有难当助　自己危急得援

南朝刘宋明帝时，萧道成镇守淮阴(今江苏清江西南)，暗地扩展自己的势力。

有一个叫戴僧静的人，他原为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人，其祖戴饰因在刘宋初年犯法，全家被徙往青州(今山东益都)。刘宋明帝时，沈文秀叛人北魏，正在沈文秀手下任职的戴僧静也被裹挟到北方。不久，戴僧静又带领家属逃回来，正在淮阴的萧道成见戴僧静有胆有力，武艺高强，便将他收留。后来，戴僧静私自将京城的锦锻运出，违反了国家禁令，在兖州(今江苏扬州)被发现，身陷囹圄之中。萧道成知道后，便派人到兖州狱中给戴僧静送饭，并将一把刀子藏在鱼腹之中，戴僧静得到刀子之后，便把送来的酒全给狱中看守喝，趁其烂醉昏睡之时，用刀将刑具打开，然后将墙挖穿后逃出。逃出之后，萧道成把他深藏在府中，并且每年接济其家许多粮食，以使其家免于贫困。

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萧道成一次次向戴僧静施恩，深得戴僧静之心，后来，萧道成回京城，入朝作了辅政大臣，掌握了刘宋王朝的实权。沈攸之反对萧道成，于荆州(今湖北江陵)起兵，司徒袁粲也在朝中起兵，与沈攸之里应外合。在萧道成腹背受敌之时，戴僧静率领心腹，身先士卒，全力攻打，斩杀袁粲，为萧道成除去心腹之患。

萧道成取代刘宋天下时，很多人都为他尽力效忠，这当与他平时对人才的延揽有关。观萧道成与戴僧静的结交，不外施恩二字。戴僧静作为叛臣回归，萧道成给予收复任用；戴僧

静犯禁人狱，萧道成给予解救藏匿；戴僧静家贫无米，萧道成则以粮接济。人心并非铁石，萧道成一次次对戴僧静投之以桃，戴僧静能不报之以李吗？

臣不孝险丢命　君展羽保平安

南朝萧梁时，有一个人叫刘孝绰，出身于官宦世家。刘孝绰自幼聪敏，7 岁时就能写文章，号曰“神童”。他的舅舅王融曾得意地称着他的小名说：“天下文章，如果除去我，就应属我家阿士了。”梁朝建立后，被任为太子舍人，不久，又以本官兼尚书水部郎。梁武帝喜好诗文，在一次宴会上，他令当时的大文学家沈约、任肪等言志赋诗，当时刘孝绰也在座，也写了 7 首诗呈上。梁武帝看后，对每篇诗都赞赏不已。从此刘孝绰在朝野之中名声大噪。

梁武帝非常爱才，俗话说，爱屋及乌，梁武帝因爱刘孝绰之才而及其人，特下令让他知青、北徐、南徐三州事，出朝为平南安成王记室。不久又让他补太子洗马，迁尚书金部郎。南北朝时期，秘书丞是个清要官职，任此职者大多为高门士族，一般寒门庶族不能担任，所以被称为“天下清官”，又称为“第一官”。在刘孝绰任上虞令期满后重新安排官职时，梁武帝说：“第一官当用第一人。”所以，刘孝绰便担任了秘书丞。这件事也可见梁武帝对刘孝绰的宠爱。

刘孝绰有个好友，名叫到洽，也是个才子。当时的文学家谢跳称他是“兼资文武”，任昉称他是“日下无双”。此评价颇有些吹捧的味道，但到洽有才确为事实。刘孝绰、到洽、殷芸、陆倕、王筠等人经常出入东宫，为昭明太子萧统的座上宾。刘孝绰有个骄傲自大的毛病，他自以为才能优于到洽，常在宴会上贬低到洽的文章。因此，到洽便对刘孝绰怀恨在心。后来，刘孝绰作了廷尉，他让老母住在家里，带着娇妻美妾搬人廷尉府。正巧，到洽任御史中丞，专门负责监察纠劾百官。他听说这件事后，专门派人进行核实，然后给皇帝上表，弹劾刘孝绰不孝。表中有这样一句话：“携少妹于华省，弃老母于下宅。”

中国古代最讲孝道，为人不孝，不但受舆论谴责，士人的鄙视，还有丢官、丢脑袋的可能。到洽对刘孝绰的弹劾，简直就能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对于一个丢弃老母不管，与娇妻美人享受荣华的不孝之人，谁听了不咬牙切齿！然而，梁武帝太爱刘孝绰之才了，他担心到洽这一弹劾，将使刘孝绰永无出头之日，为了减轻一点刘孝绰的罪行，梁武帝提起笔来，将奏文“携少妹于华省”中的“妹”字去掉一笔，变成了“携少妹于华省”。弃老母于家固然不孝，但他荣华富贵未忘其妹，将其妹带人府中，既符合“悌”的精神，又减去好色之罪。经梁武帝这样一改，刘孝绰的罪过果然轻多了，只落个暂时免官。

保亲亦为己　权稳根底深

明宣宗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之后，在班师回朝的途中，就听到赵王朱高燧参与汉王反叛的议论，他将信将疑，一直拿不准到底是不是真的。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赵王与汉王的关系相当密切，朱高煦起事，赵王不可能一无所闻，间接地卷入进去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赵王是宣宗皇帝的亲叔父，感情甚好，先王在世时也很喜爱赵王，如果真要对他下手，还是真有些于心不忍。

宣德元年(1426 年)秋，宣宗在返京抵达献县(今河北献县)单桥时，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陈山前来迎驾。他与宣宗一见面，就提议：应该迅速移兵彰德(今河南安阳市)，捉拿赵王朱高燧归案。宣宗踌躇不决，便召见几位大臣商议。

杨荣马上赞同陈山的意见，称：这是关系国家的大计，决不能姑息养奸！还说：“陛下应下一道诏书，谴责他与朱高煦共同谋反，然后大军突然开抵彰德，就可将其擒获。”另几位大臣不敢不同意，也随声附和。宣宗见此便依从了杨荣的意见。

杨荣随即传达圣旨，令杨士奇草拟诏书，杨士奇却说：“指控朱高燧参与谋反，此事应有真凭实据，天地鬼神，岂可欺骗！而且草拟诏书，以什么为理由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杨荣马上厉声地说：“这是国家大事，岂可加以阻拦？至于证据——可以让锦衣卫迫使所拘禁的汉王府的人供认，说与赵王共同策划反叛，何患无辞？”

杨士奇坚决不同意，说：“锦衣卫如此逼供，何以服人心？太宗皇帝只有三个儿子，皇上亲叔仅此二人，汉王谋反定不能饶恕，但赵王如没有牵连，理应厚待，只有这样，才能安慰皇祖在天之灵。”

两人争执不下，宣宗也不想草率从事，因此，没有攻打彰德，而是下令返京了。

回到京城后，参赵王谋反的奏折仍如雪片般飞来，大多都奏请把赵王的护卫军全部削去，然后将其召到北京拘禁起来。宣宗并未听从，他想：就是多数人的意见也不能盲从，如果不慎重从事，不仅错杀亲人，也会使一些跟随先皇的老臣寒心。古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还是多听听相反的看法吧！于是，他派人召来了杨士奇。

宣宗对杨士奇说：“进言者弹劾赵王的愈来愈多，怎么办呢？”

“陛下，”杨士奇回答说：“现在宗室的人，只有赵王最亲，应当设法保护他。因为有许多皇室宗亲，想利用这次机会，把赵王打倒，大臣们也各有所图，不能全信，望陛下三思而后行，不要被群臣的言论所迷惑！”

宣宗听后连连点头，说：“朕也想设法保全他，他是朕唯一的叔父了！但应当考虑用什么办法才能保全他。”

最后，宣宗与杨士奇终于想出了一个妥善的办法。即把群臣弹劾赵王的奏疏封在一起，派遣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刘观带给赵王阅览，由赵王自己决定应该怎么做。这样一来，既消除了赵王的戒心，知道皇帝还是信任他的，又可以试探出他是否真的有反心。为了保险起见，宣宗也令杨士奇起草了一封敕书，盖好御印，交与袁容等人带给赵王。

果然，袁容等人一进赵王府，赵王就欣喜若狂，看到宣宗送来的大臣们的奏疏，及赦免他的敕书，更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大声喊道：“我可以不死了！不死了！”急忙上表谢恩，并主动交出自己的护卫军，由袁容他们领进京城。

赵王这么一做，也就自然平息了进言的大臣们的种种议论。

皇帝跟前美言　太监出手救官

《战国策》中说：“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设法保护有功之臣，不仅可以进一步发挥现有人才的效力，而且能以此激励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否则嫉功妒赏，就会使天下俊杰尽寒心。

明武宗受江彬等佞臣引诱，想借平定宁王叛乱之机，到江南巡游，但刚出京城不远，就收到王守仁擒获朱宸濠的捷报。为了能达到巡幸南方的目的，武宗执意要求王守仁就地看管叛臣，不要解往京城，等待他南下。江彬与太监张忠等人，怕王守仁独揽平叛的大功，也想借着这次伴驾南巡的机会，搞掉王守仁，于是，他们一边随皇帝星夜兼程，赶往南京；一边派人阻止王守仁进京献俘。随行的还有太监张永，他察觉了江彬等人的阴谋，便想法要保护王守仁。

正德十四年(1519 年)九月，明武宗到达南京，王守仁也正在押解叛王北上的途中。江彬、张忠多次派人去阻拦，要王守仁停止献俘，竟说：“应当把朱宸濠释放到鄱阳湖，等皇上亲自与他交战得胜后，才能论功行赏。”王守仁不觉心灰意冷，感到前途叵测、自身难保，便萌生急流勇退之意。不得已，他给朱宸濠等钦犯戴上镣铐，取道浙河(今钱塘江上游信安江)，想到杭州以后再说。

这时，太监张永已先期赶到杭州等候，琢磨着应怎样劝说王守仁，不落入江彬等人的圈套。他想：绝不能让王守仁落个抗旨不遵的罪名！只有劝说他先委屈求全，交出钦犯朱宸濠，才能不给那些人以加害他的口实。正想着，王守仁已到了杭州。

王守仁对张永还比较信任，一见面便说：“张公公，江西的百姓经此战乱，继而遭逢旱

灾，又要供应京军、边军粮饷，困苦已达到极点，若不好生安抚，必将再酿成内乱。因此我急于把朱宸濠押解进京，不让皇上再继续南巡，实则是为江西百姓着想，不是为了贪个人之功。等办完此事，老身也想辞去官职，退隐山林了！”说完，不禁长长叹了口气。

张永很理解王守仁此时的心情，便慢慢地对他说：“我这次随皇上南下，是因为有一群小人在皇帝身边，需要我从中周旋，好好处理，以便能真实地传达皇上的旨意，并不是邀功而来的。但对皇帝的旨意，只有先顺着他，才能挽回于万一；如果违抗皇上的旨意，只能遂了那些小人的心愿，不仅无法保全自己，对天下大计也没有一点好处。”

“那依公公之意，如何做才好呢？”王守仁问道。

张永回答说：“把朱宸濠交给我，由我代你献给皇上，一来可以堵住小人之口，二来你也不必去见皇上，暂避一时，再从长计议。但不知将军相信我吗？”

王守仁觉得此话在理，又可避免许多是是非非，忙说：“我怎能不信任公公呢？就这样办好了！”当即把朱宸濠交付给张永，自己乘夜渡过钱塘江，取道绍兴返回江西。

江彬等人见阴谋落空，仍不甘心，既想窃取擒获叛贼之功，又要千方百计除掉王守仁。于是，他们向武宗屡进谗言，说王守仁起初投靠朱宸濠，参与叛乱，后来见叛贼大势已去，才反戈一击，把擒获朱宸濠的功劳归为已有，应该将其与叛贼一道治罪等等。武宗虽然将信将疑，但多多少少对王守仁有所猜忌。

张永看出他们的阴险用心，想：守仁替朝廷立下汗马功劳，不仅未受赏赐，反倒被小人算计，以后谁还会再替皇上卖命呢？不行，一定要帮助皇上识破他们的诡计！他借口要禀明军机大事，让武宗单独召见了他。

张永详细地向武宗讲述了王守仁如何忠心报国，又如何受到奸佞陷害，如今弄得报国无门，竟想归隐江湖。最后又说：“王都御史忠心可鉴，是国家之栋梁，用之，可造福天下，消弭祸乱；不用，或加害之，则会让忠臣尽寒心，倘若再要发生类似宁王之变的事，皇上您还能用谁来戡乱呢？江山岂不要拱手送于他人？望皇上近忠臣、远小人，不做亲者痛、仇者快之事。”武宗被他的这番肺腑之言所打动，才不再相信对王守仁的种种毁谤。

过了不久，太监张忠又向武宗进谗言，说：“王守仁在杭州，竟然不到南京觐见陛下，恐有反心。”他见武宗不信，又说道：“陛下可以试着召王守仁前来，如果来了便罢，不来，即可断定他目无君王，必反无疑。”武宗见说的有理，当即下诏宣王守仁来南京。

幸亏张永得到此讯，让使者快马报知王守仁，必须前来面君。

王守仁深知张永的用心，立即奔赴南京，等候在九门(今南京市西兴中门外)外，准备进见。张忠看王守仁没有上钩，大失所望，便千方百计阻止他朝见。王守仁忧愤交加，戴上纶巾，穿着便服，直奔九华山中而去。他要遁人空门，忘掉人世间的是非和烦恼。

张永并不甘心，又竭力在武宗面前说：“王守仁是忠臣，虽然立下盖世之功，但不图荣华富贵，看到许多人争功邀赏，便想丢弃官职，入九华山做道士。难道此种脱俗之人也会谋反吗？何况朝中能臣日见稀少，再走了王守仁，谁能担得起朝纲？请陛下速速将他召回，委以重任。”

武宗听完细细思量，觉得人情人理，开始对王守仁深信不疑，然后降旨把他召回，并任命他为江西巡抚。武宗死后，王守仁又做了南京兵部尚书。

直谏激怒太守　幸有机智彭佾

彭佾字子阳，是会稽(治今浙江绍兴)毗陵(今江苏常州)人。任郡功曹。

当时，西部都尉宰晁代理郡守之事。吴县有个狱吏，因犯了一点小错误，被宰晁关起来，并被判以死刑。郡主簿钟离意认为这个狱吏罪不致死，不但不执行，反而直言相谏，要宰晁收回成命。宰晁大怒，叫人把钟离意捆起来，欲治其罪，下属们见此，无人敢谏。

彭佾听说后，不顾一切闯了进来，拜过之后，就问：“府君对主簿发雷霆之怒，请问主

簿有什么过错？”

宰晁说：“我的命令已下达三天了，钟离意却不执行。废命不忠，这不是他的过错吗？”

彭佾听了，又拜，说：“这是值得祝贺之事啊！春秋时，任座当面批评魏文侯；西汉时朱云攀折殿槛以谏成帝，他们都被认为是忠臣。但是若君不贤，臣子敢如此吗？所以，君贤才有臣忠。如今钟离意能如此，正说明您是个贤明的太守啊！”宰晁听了此话，便撤消了对钟离意的惩罚，也宽恕了狱吏的罪过。

能吃苦善经营　历五朝做高官

冯道出身农家，并无家世背景，但自幼善学好文，初在幽州军阀刘守光处为小吏，一次刘守光要发兵攻打晋王李存勖，冯道劝刘守光不要轻启战端，刘守光大怒，痛斥之，冯道便逃离幽州，投奔李存勖。李存勖颇看重冯道文才，任其为晋王府书记，冯道侍上极为恭谨，渐成为李存勖亲信。

后来李存勖打败了后梁政权，建立了后唐，为后唐庄宗。庄宗在性格上偏好“土族子弟”，轻视出身寒微的人，因此冯道尚无法进入权力核心。3 年后庄宗被杀，明宗李嗣源即位。李嗣源即位时已 60 岁，希望天下安定，因此较重视文人，冯道被认为“博学多才、与物无竞”，故被任命为宰相，这是冯道第一次进入权力核心。

冯道为相后，大量延聘贫寒才智之士，并劝谏明宗要居安思危，重视民间疾苦，造成天下安定的局面。这段时期，许多前朝土族轻视他出身低，常当面讥讽他，他也不以为意，毫不动怒，反向明宗进言要重用这些人，渐渐地大家都对冯道产生很好的印象。李嗣源死后，儿子李从厚即位，才当了 4 个月皇帝，明宗的义子李从珂便带兵进京夺取帝位，此时冯道不但未尽先皇托孤重责，反而召集百官，列班迎接李从珂，并上表劝进，表现出其见风转舵的特有性格，因此李从珂虽免去其相位，仍给他司空的官位。

一年后，李从珂与明宗女婿石敬瑭发生剧烈冲突，冯道权衡形势变化，又率先投靠了石敬瑭。石敬瑭想向契丹主耶律德光借兵与李从珂对抗，耶律德光提出称臣、称子与割地三个条件，石敬瑭急于想做皇帝，全部答应了，后来契丹出兵助石敬瑭夺取帝位，建立后晋，但石敬瑭也成了中国历史上可耻的儿皇帝。

石敬瑭称帝后，马上恢复冯道的宰相职位，并派遣冯道出使契丹。依《五代史》记载，冯道在契丹被扣留了两个多月，耶律德光看他确实忠诚，才同意放其归国，当冯道得知可以返国的消息时，并不急于动身，反三度上表乞留，经耶律德光坚决遣返后，方始束装离去。而冯道为表示对契丹王的留恋，回程中故意走走停停，共耗费了两个多月才出境。

石敬瑭死后，后晋皇帝与契丹交恶，耶律德光率大军 30 万南下，占领汴梁，灭了后晋。契丹兵在中原残暴无比，四出抢掠，处于此一情势下，冯道主动前去朝见耶律德光，宣誓效忠。依《资治通鉴》所载，德光问：“何以来朝？”冯道答：“无兵无城怎敢不来？”德光又问：“你这个老头是怎样一个人？”冯道答：“是个无德无才又痴又呆的傻老头儿！”德光再问：“天下百姓这么苦，如何救得？”冯道答：“此时此地如来佛出世，也救不得，只有皇帝您才能救得！”这一番吹捧，引得耶律德光大喜，于是冯道又成为契丹所建立之辽王朝的“太傅”。

由于契丹残暴不仁，终于激起民变，石敬瑭的大将刘知远起兵赶走契丹人，建立了后汉。冯道本随契丹北撤到恒州，但看到形势有变，遂脱队逃回汴梁，刘知远为了笼络后晋朝臣，也封冯道为“太师”。4 年后刘知远大将郭威灭了后汉，建立后周，是为后周太祖。郭威即位后，复拜冯道为太师中书令，成为后周开国后的第一个宰相，当然冯道之所以能得宠于郭威，有两个原因，一是郭威率军入京时，冯道率百官迎接；二是冯道出面诱杀拥有兵权的刘赟(刘知远养子)。

郭威在位 3 年后死了，义子柴荣即位，为后周世宗，此时刘崇(刘知远之弟)勾结契丹，

率兵南下，企图一举灭掉后周。柴荣召大臣商议，意欲亲征，冯道极力反对，并出言顶撞柴荣，预言周兵必败，柴荣不为冯道所惑，仍坚持出兵，结果在高平(今山西晋城县西北)一战，大败刘崇和契丹联军，消息传来，冯道大惊，一夕之间病死于自家府第，享年 73 岁高龄。

桓公好田好色　管仲容庸容恶

管仲处在春秋乱世，年轻时家庭贫困，为了谋生作过很多卑贱的行业。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鲍叔牙，两人一起经商，在分钱时，管仲总是自己多拿些，很多人在背后议论，但鲍叔牙不以为意。后来两人参军，管仲又常常临阵脱逃，人们讥笑他贪生怕死，但鲍叔牙认为管仲是在保存有用之身，以待将来大展鸿图。

当时齐襄公贪淫残暴，管仲与鲍叔牙相约各辅佐一名公子，将来互相提携，结果管仲辅公子纠出奔鲁国，鲍叔牙则跟随公子小白暂居莒国。后来齐襄公果然被叛将公孙无知所杀，齐国大乱，产生争位风波。公子小白闻讯便由莒回临淄(齐国都城)，管仲企图阻挠，曾引兵于中途欲劫杀小白，但没有成功，小白顺利回都，即位为齐桓公。

公子纠为与齐桓公争位，联合鲁庄公，发兵攻齐，结果兵败于干时。鲁庄公亟于求和，遂杀死公子纠，并囚禁管仲。此时鲍叔牙向齐桓公力荐管仲，称管仲为天下奇才，齐桓公心动，设法引渡管仲回国，拜为丞相。管仲既感齐桓公不念旧嫌的知遇之恩，乃辅佐桓公进行全面的政经改革。

管仲对齐国进行全方位改革后，齐国国势大振，桓公乃九合诸候，成就春秋时代最辉煌的霸业。但齐桓公自从打败楚国后，自认功高无比，遂大治宫室，凡乘舆服御之制，皆比拟周天子，又宠爱易牙、竖刁、开方 3 个佞臣，齐国已隐伏祸乱之因子。值管仲病重，桓公亲往视之，询问今后将委政于何人。

桓公本意属鲍叔牙，但管仲认为鲍叔牙“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是其短处。”桓公又问到易牙、竖刁、开方三人。管仲认为易牙虽然曾烹其亲子，煮羹啖桓公，但“人情莫爱于子，其子且忍之，何有于君？”管仲又认为竖刁虽自宫以事桓松，但“人情莫重于身，其身且忍之，何有于君？”最后管仲指出开方宁愿不为卫国太子而投靠桓公，且父母死也不奔丧，但“人情莫亲于父母，其父母且忍之，又何有于君？”桓公听了管仲的谏言，相当不解的问道：“此三人者，事寡人久矣。仲父平日何不闻一言乎？”管仲回答：“吾之不言，将以适君之意也。譬之于水，臣为之提防，勿令犯溢。今堤去矣，将有横流之患，君必远之！”

管仲死后，桓公任命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坚持桓公要罢斥易牙、竖刁、开方三人，方愿奉命，桓公从之，命三人不许入朝相见，但时桓公年已 72，身边少了三人以后，食不知味，夜不酣寝，耳无谗言，面无笑容。卫姬(桓公爱妃)趁机进言，桓公遂复召三人进宫，鲍叔牙进谏不听，愤郁发病而死。自此三人更无忌惮，欺负桓公老迈无能，专权用事，顺三人者，不贵亦富；逆三人者，不死必逐。

桓公身染重病，卧于寝室，三人料其难治，遂假传旨意，不许百官相见，并遣卫士把守宫门，将宫中男女尽行逐出。并于寝室周围，筑高墙三丈，内外隔绝，只留墙下一穴，早晚使小内侍钻入打探桓公生死。桓公伏于床上，起身不得，呼唤左右，无人答应，既无处觅食，也无饮水救渴，桓公至此才信管仲预言，自觉无面目见管仲于地下，乃以衣袂自掩其面，连叹数声而绝。三人闻桓公已死，密不发丧，带甲兵人东宫，欲杀太子昭，太子昭得老臣高虎之助，逃往宋国。三人乃拥立卫姬之子无亏继位，众百官不服，三人命甲士诛杀百官，国中大乱，无人理会桓公尸体，时虽为冬天，但尸身日久无人照顾，血肉狼藉，生虫如蚁，争食尸骨，惨不堪言，一代霸主下场竟然如此，怎不令人唏嘘！

投上所好捞权位　排除异己保富贵

明朝中叶以后，昏君竞出，司礼太监的权势极大，但在世宗嘉靖朝时，最得势的却是两

个读书人——严嵩与夏言，这两个饱学之士抱着一山不容二虎之心，互相挤压构陷，形成一段有趣的斗争事迹。

严嵩 25 岁就中了进士，人国史馆任编修，学问造诣极高，著作等身，号“介溪先生”。明武宗死后，因无子嗣，由堂弟朱厚炬继位，是为世宗。世宗登位后，因笃信道教，酷爱“青词”(即道士设坛上奏天神的表章，因为青藤纸朱字书写，叫做青词)，当时严嵩与夏言都因善写青词而得宠，但夏言地位远高于严嵩，已居阁臣首辅。

嘉靖七年，严嵩为礼部右侍郎，世宗想追尊先父为睿宗，并将神主人太庙，跻身在武宗之上，当时朝臣以违背祖制而多持反对意见，严嵩最初也在反对诸臣之列，后见世宗不悦即改口支持，进而精心筹划神主人太庙礼仪。礼成后，世宗大喜，从此将严嵩视为心腹股肱，严嵩遂官运亨通一路高升，入阁后进入权力核心，但地位仍低于夏言。

世宗崇信道教，不戴翼善冠，而戴香叶巾冠，并将香叶巾冠赐给夏言和严嵩。夏言认为这种香叶巾冠不是大臣应戴之物，有违祖制而不戴，但严嵩却时时戴之，并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见状更喜严嵩而渐嫌夏言。

严嵩人阁后，见大学士翟銮的资历和名望均在其上，便暗中唆使给事中王交，以翟銮二子同举进士为由，坑陷翟銮二子作弊：结果翟銮父子均被世宗削职为民。嘉靖二十五年总督陕西三边运务大臣曾铣，在夏言的支持下，提出收复被蒙古人占领之河套地区的计划。但严嵩深惧夏言立功，乃利用世宗懦弱多疑的心理，攻击曾铣、夏言“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这时恰好皇宫失火，皇后去世，迷信的世宗深为惧怕，严嵩又进谗言，指出灾害正是因夏、曾二人所引起，世宗竟信以为真，将夏言罢职，曾铣下狱。

不久，蒙古军进犯，严嵩又趁机对世宗说，蒙古军进犯是因曾铣而启战端，世宗又按开边事之罪把曾铣处死。严嵩虽然害死了曾铣，但眼中钉夏言尚在，心有不甘。于是又捏造夏言曾经受过曾铣贿赂的罪行，结果夏言也被世宗处死。夏言一死，严嵩终于借由一连串的谗言、构陷，爬上内阁首辅高位，完全掌握了朝政大权。

严嵩掌握了大权后，广布党羽，以儿子严世蕃为爪牙，仅干儿子便有 30 余人，而户部、吏部、兵部、刑部均安排自己人担任，所有上书给世宗看的群臣奏章，必先经由通政使赵文件(严嵩义子)将副本送严嵩阅看，然后才上奏，因此群臣与世宗的资讯管道完全被严嵩所控制。嘉靖三十年，锦衣卫经略沈练和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曾上疏指出严嵩纳将帅之贿、揽吏部之权、索抚按岁例、陷害言官、专擅国事等十大罪，请世宗诛杀之，以谢天下。但世宗完全听不进这些话，反而由严嵩作主将两人下狱治罪。沈练被贬至保安后，严嵩即遣人暗杀；而杨继盛则因无端被牵扯到“张经冒功”一案，而被杀害。

由于严嵩权倾内外，使明朝国势更加衰颓，后来嘉靖四十一年，严嵩的敌对势力借方土兰道行之口，世宗才意识到严嵩之奸，而将其罢官抄家。3 年后，严世蕃被处死，不久严嵩也老病而终，享年竟得 87 岁。

为国谋削藩　平乱错被杀

推动变革必然造成组织体内原有利益分配的重整，而如果变革的手段失之急躁，极可能引爆冲突。汉景帝时，晁错为实行其中央集权的构想，提出《削藩策》，结果牵引出“七国之乱”，最后晁错被他的领导(汉景帝)出卖了，不但落得腰斩于市的下场，还连累全家被杀。

晁错在汉文帝时就因“对策”出色，而深受器重，并出任太子家令。文帝死后，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晁错受封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是汉景帝最宠信的近臣。当时晁错位高权重，引起丞相申屠嘉心中不满，恰好得知晁错为将其自宅另开一门，打通了太上庙(刘邦父亲的庙)外空地的围墙，这在封建时代，是极严重的触犯禁忌，申屠嘉便想利用这个机会向景帝告状，杀掉晁错。但晁错事先得到消息，先单独向景帝说明情况，等到申屠嘉面见景帝，奏陈此事时，景帝已不再生气，晁错因此逃过了一劫，而申屠嘉一气之下却病死了。

景帝二年，晁错向景帝提出《削藩策》，建议大量削去各封王的土地，使天下权力回归中枢。当时有朝臣如窦婴、袁盎等人激烈反对，认为此举可能会激起各侯王的兵变，但晁错认为削诸王的封地，他们会反，不削封地也会反，只是时间先后而已，而反得快，祸害小，拖得迟，祸害反而大。最后景帝被晁错说服，下令强迫削藩。

景帝三年，吴王刘濞首先造反，以后诸王跟随，形成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当时叛军势大，攻城略地，吴王甚至自称“东帝”，而汉景帝派兵进剿并不顺利。更有甚者，叛军打出“清君侧、杀晁错”之名，使晁错的处境非常危险。偏在此时，晁错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以至于对其形成致命的伤害。其一是，晁错建议景帝御驾亲征，而自己留守京城，使景帝对他心生怀疑；其二是，晁错在此危急时刻，竟还想利用吴王叛乱之事铲除他的政敌袁盎和窦婴，两人情急之下，遂入宫觐见景帝，向景帝陈述诸王叛乱，完全是晁错提议强行削藩所激起，只要杀掉晁错，大乱即可平息。年轻的景帝在慌乱中被说动了，于是同意牺牲晁错。过了 10 多天后，景帝派侍臣到晁错家，骗晁错上朝议事，晁错蒙然无知地穿上朝服跟着侍臣上车走了，马车经过长安东市，侍臣突然停车，拿出皇帝诏书，向晁错宣读罪状，随即将其腰斩于市。

汉景帝杀了晁错后，诸王并未息兵，使景帝只有坚决地使用军事手段，下令太尉周亚夫平定叛乱。后来乱事平定了，天下大权集中于皇帝之手，当然景帝也知道错杀了晁错，但他是决不会承认自己犯了错的。

奇货可居巧经营　名利双收有权势

依据《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载，吕不韦原只是阳翟地区的大商人，他虽凭锐利的眼光与魄力累积了千金财富，但并不以此为满足。某日在邯郸(赵国都城)，偶遇秦国质子异人，引发“奇货可居”之构想，遂散尽家产资助异人打通秦国宫廷关节。后异人在吕不韦的策划奔走下，被秦太子安国君的宠妃华阳夫人收为养子，改名“子楚”。

子楚归秦后，吕不韦辅助他在诸侯间逐渐建立声望，甚至连自己已身怀六甲的爱妾赵姬也送给子楚为妻。子楚继承王位后，号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邑十万户。庄襄王即位甫 3 年便因病去世，太子嬴政继位，年尚幼小，尊吕不韦为“仲父”，秦国大权完全掌握在吕不韦手中。

吕不韦为扩大其人际网络，建立智囊库，遂仿效齐孟尝君、楚春申君、魏信陵君、赵平原君等人的作法，广招天下宾客游士，要求这些人记下他们在列国的所知所闻，汇整成《吕氏春秋》一书，并悬挂于咸阳城门，言明天下豪杰若有人能修改或增减一字者，赏千金。此时吕不韦权势、声望已达顶巅，吕不韦的投资策略至此大致是相当成功的。

据《史记》记载，太后赵姬与吕不韦有私情，时秦王嬴政虽年事已长，但太后淫行仍然不止，吕不韦恐东窗事发，灾祸临身，乃推荐嫪毐自代，太后要嫪毐假扮宦官入宫侍寝，日夜宣淫，竟产下两子藏于宫中。秦王政九年，嫪毐起造反，被杀。当年九月秦王诛嫪毐三族及其与太后所生二子，并将太后幽禁在雍地。嫪毐虽死，但秦王怒气仍未止，迁怒不韦，废其相位，并收回吕不韦所有的权力。次年，秦王见不韦在河南封地仍然势力庞大，便写了一封措辞极为严厉的信给不韦，不韦知大势已无法挽回，遂饮酒自杀。

谨言急流勇退　拉帮收买人心

李善长与朱元璋本属同乡，出身安微省凤阳县，在元顺帝至正十年(1354 年)，朱元璋率农民起义军至滁州时，李善长便投入军门。最初担任幕府书记，他为人非常谨慎，处处表现出对朱元璋的绝对忠诚，因此很快地便成为朱元璋最信任的心腹。至正十五年，朱元璋自称大元帅，任命李善长为元帅府都事。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即吴王位，以李善长为右丞相。洪武元年(1368 年)朱元璋称帝，命李善长为左丞相。由以上几处可称之一帆风顺的经历来

看，李善长的侍上之道是相当切中朱元璋需求的，而当时世人也常将朱、李二人的关系此拟成汉初的刘邦与萧何。

李善长在明朝开国期间，有显着的功业。但本质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明史·李善长传》说他外表宽仁温和，但内心狭窄。其它史书也说他刚愎执拗，器量狭小，好忌恨人等。而其用人执政处处以“淮西派”的利害出发，党同伐异，更被视为最明显的缺点。

洪武元年，参议李饮冰、杨希圣因触犯了李善长的威权，李善长向朱元璋告发此二人弄权不法，结果两人，一被割乳身亡，一被劓鼻成残。杨宪颇有才华，朱元璋本有意立为丞相，李善长以杨宪非属淮西派，便刻意上奏杨宪“排陷大臣，放肆为奸”，结果害死了杨宪。李善长对非“淮西派”人士尽力排斥，但对淮西派内人士则相当纵容，如中书省都事李彬犯了贪污罪，御史中丞刘基认为依法当斩，李善长却一再为之求情，要求宽容不究。后来刘基仍坚持原则将李彬杀了。李善长自此深恨刘基，一再向朱元璋诬告刘基“侵职擅权”，并教唆淮西派党人奏告刘基，逼得刘基只好辞官告老回乡。此外，李善长为了提拔同乡胡惟庸，使淮西派能持续掌控朝政，也施展了许多不太光明的手段。依《明史)记载，由李到胡当权的17 年间，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派完全控制了朝廷的决策与执行，而非淮西派人士则完全被排斥。

淮西派势力越来越大,对皇权产生了极大的威胁,朱元璋与李善长之间也开始出现裂痕。洪武十三年(1380 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杀了当时的丞相胡惟庸，又罗织了一些罪名将对皇室统治不利的人一网打尽，使淮西派的实力大为削弱。朱元璋虽然在事件中并没有追究李善长，但已派锦衣卫日夜监视李府，准备寻隙处置。

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李善长弟李存义父子为胡惟庸党，朱元璋虽下诏免存义父子死，但仍强迫徙置崇明。洪武二十年，“蓝玉案”又起，淮西派再被株连多人。至洪武二十三年借胡、蓝二案，朱元璋已将淮西派几乎是扫荡一空，而李善长也成为年逾古稀的无牙老虎。朱元璋准确地把握住这个机会，先利用监察御史奏告李善长与胡、蓝两案都有牵连，再指控李善长为营建私宅向信国公汤和借卫卒 300 人，此为私自借兵，显有图谋不轨之嫌。随后，朱元璋更假托星变，须杀大臣以应灾劫，下旨逼李善长自杀。李善长接旨后，自知已无转圜余地，毋宁束身以听命于上，于是回家里自缢身亡。李善长一死，曾严重威胁皇权的淮西派也土崩瓦散，成为历史陈迹。

父为酷吏遭人算　子能谦退保家宠

张安世是著名酷吏张汤之子，张汤由于执法严厉遭人暗算而死，死后身无余财，汉武帝十分怜惜，便提拔了张安世。他历经武帝、昭帝、宣帝三朝，为人谨慎，勤于政事，参与了废帝立帝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是朝廷重臣之一。

大将军霍光死后，御史大夫魏相奏请以他为大将军，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十分忧惧，还未等朝命颁发，便求见汉宣帝，婉辞谢绝道：“臣自量不足以当大将军这样的高位，恳请陛下哀怜，保全老臣的性命！”宣帝笑道：“卿太谦让了，卿而不可，还有谁可呢？”终于未能辞掉。

一般人处于这样的高位，一定会意得志满，揽权怙势，骄奢淫逸，可张安世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越发谨小慎微。每当与皇帝一起商量大政国策作出决定后，他便称病离朝，等到政令颁布下来，他故作吃惊，还令属吏去丞相府打听，讯问详情，这样一来，朝臣之中竟没有人知道他参与了决策。

举贤荐能，是他的职责之一，但他从来都不让被举荐的人知道，有一个郎官，立了大功却没有升官，便向张安世自陈其功，张安世说：“足下立了大功，明主自然知道，何必自夸呢！”很快这个郎官便得到升迁，却不知道是由张安世推荐的。当有的被举荐者知道了内情之后来向他致谢时，他闭门不纳，而且再也不与这个人来往，以免结党营私之嫌。由于他的

守口如瓶，还造成了一些误会，有一次，他的一个下属要调走了，他去征询意见，那个下属说：“将军为陛下的心腹大臣，却不见推荐一个贤才，很多人对此有所不满。”

张安世也不辩解，只是说：“贤明的君主在上，谁好谁不好，一目了然，臣下只要加强自我品德的修养便行了，何必等待别人推荐！”

大凡官居高位的人，总要给自己的家人或子孙谋点福利的，张安世却不然。他的儿子为光禄勋，也是朝廷的近臣，他因父子俱处尊显之位，很是不安，便要求将儿子调出京城。他的哥哥张贺对汉宣帝有救命养育之功，侄子张彭祖小时曾与宣帝同席读书。宣帝即位以后，张贺已经死去，宣帝追封他为恩德侯，改葬坟茔，封袁祖为阳都侯，连张贺七岁的孤孙张霸也赐爵关内侯。张安世都一再辞谢，实在辞谢不掉，便只受其名而不要俸禄，交给国库的俸钱多达数百万。

他虽然一门公侯，食邑多达万户，但生活俭朴，在家只穿普通的粗丝黑袍，夫人亲自纺织，家中奴仆七百人，耕种制作，各有所长，依然财源不断，十分富有。汉宣帝对霍光虽然十分敬畏，但在内心却更亲信张安世。霍光死后三年，家族覆亡，而张安世却世代贵宠，直至汉末。

赵绰耿直严执法　文帝相面阻升官

赵绰在隋文帝一朝担任大理卿，是一个负责司法的官职，这个人耿直刚毅，执法严格，经常和隋文帝发生冲突。

有一次，刑部侍郎辛亶穿了一条大红裤子上朝，据说这会使他的官运亨通。不料隋文帝以为这是在以妖术诅咒自己，要杀他的头，命赵绰去执刑。赵绰说：“根据法律，罪不当死，臣不能受命！”

隋文帝大怒道：“你想救辛亶的性命，不可惜自己的性命吗？”当即命人将赵绰斩首。

赵绰果然有骨气，说道：“陛下宁可杀我，也不能杀辛宜。”便在朝堂之下，解开衣服，引颈就戮。

隋文帝派人去问他：“你干吗这么死硬？”

他回答：“执法一心，不敢惜死。”

文帝大约也意识到自己的处分太严厉些，将赵绰囚禁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放了他。

当时朝廷正严禁假币，正巧在市场上发现了两个以假币兑换真币的人，隋文帝命令全都斩首。赵绰又表示了异议：“这两个人应当被杖打，处以死刑是不符合法律的。”

隋文帝说：“这事与你无关。”

赵绰的倔脾气又上了，说道：“陛下不以为臣无能，命臣担任司法工作，现在想随便杀人，怎么能说和臣无关？”

文帝威胁道：“摇撼大树，摇不动就应该撒手！”

赵绰说：“我并不想撼动大树，我只是想说动陛下的心。”

文帝又说：“喝酒的人汤太热了就要放下，别咬住不撒口，天子的威严你还想动摇吗？”

赵绰还是不妥协，隋文帝干脆退朝不再理他。那两个人倒也没处死。

他虽然经常和隋文帝的意见相左，但他总有法律为依据，隋文帝也无可奈何；再说，又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也就没有和他翻脸。但也总不给他升官，终其一生，他一直就是一个大理少卿。隋文帝自我辩解说：“我并不是对你有什么意见，只是从你的骨相上看，你不宜富贵！”

皇帝竟然成了看相先生，并以此来决定臣下的升迁。

韬光晦迹苦费心　投主所好成权臣

赵高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不甘心永远处于奴隶的地位，他要千方百计地爬上去，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